

朱希祖致朱镜宙信札二通

万 军 陈伟欢

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又作邊先、迪先,浙江海盐人,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藏书家。1905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师从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为“章门五王”之一。

朱镜宙(1889-1985),字铎民,乐清瑶岙人。光绪末年就读乐清师范讲习所,后考取浙江公立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后即参加国民革命。1919年赴新加坡,任《国民日报》总编,因遭英政府嫉视,被迫辞职。自此结束新闻生涯,改行金融财税工作。1920年,任中国银行经济调查室南洋经济特派员。1937年冬奉命入蜀任川康区税务局局长,至1940年以病辞职。1949年去台湾,离温前夕,将其咏莪堂藏书全部捐赠籀园图书馆。至台湾后无意仕途,潜心研究佛法,称居士,法号宽镜,号佛显。

朱希祖和朱镜宙,一位是章太炎弟子、一位是章太炎女婿,似乎在章太炎生前并不相识。据《朱希祖日记》^①1938年1月1日:“上午十时温州人朱铎民名镜宙来,彼为章师二[三]婿,现为四川税务处长,同至两路口重庆村八号叶元龙家(四川行营第二厅长)访汪旭初。”才开始二人的交往。之后因为保存章太炎的书稿而往来频繁,《朱希祖日记》中有较多的记载。1941年8月2日,朱希祖为朱镜宙作《题铎民咏莪堂记》五律一首:“千秋雁荡月,百代蓼莪诗。堂构能俱永,名声岂浪垂?王褒黄卷泪,束皙白华辞。锡类传嘉则,鉶壘愿不亏。”时值战乱之期,朱镜宙曾劝朱希祖辞官回家著作,并许诺供给乐清雁荡山地备构别墅。亦可见二人的关系。

温州博物馆收藏有朱希祖《致朱镜宙书》二通。第一通写在“国立中央大学”白地红框笺上。主要讲述章太炎的几位弟子如何在战乱纷飞的年代保存和出版章太炎的手稿、著作等内容。第二通写在“考试院选考委员会用笺”上,主要讲述朱希祖回复朱镜宙有关撰写朱氏宗谱序及家族源流考的文章等事。此二通信为《朱希祖文集·书信集》所未收,谨辑录考释如下:

^①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第833页。

一(图见封二)

铎民尊兄先生左右:

上月接读六月二日大札,旋又承惠赐嘉州凌云寺永立十年碑刻一通,不胜感谢。正拟裁答,适抱微疴,不阅书、不执笔者几阅二月,稽迟之愆,伏祈原宥。

先师信稿誉正本,来书谓已交徐复^①君寄沪,又云襄助刻费,义无可辞。然志在独营一专著,一旦告成,除留数十部分赠各省图书馆及友好外,决不籍此贸利分文。书版仍运沪,但此心终恐未易见谅于世。夫此高尚义务出资刊书,断无妄人疑心贸利之理。此实兄之过虑也。沪上之意,以为现在国难期间,重庆又常遇轰炸,著作稿件保存不易,不如先付排印,如《太炎文录续编》之例,将来续有搜罗,俟时局平定,不妨再严行选定,大事增加淘汰,重付梨枣,以求合乎先师手定体例,未为晚也。故弟亦颇赞成此说,非不谅于吾兄也。伏祈坦白原谅为荷。

兄谓志在独营一专著,此意甚善,如先师晚年所著《尚书古文注》,最为生平杰构,此稿现在师母处,尚未付刊,若能独力精刊,斯为盛事。

书札一类,去取既难满人意,多刊则近滥,少刊则招怨,故弟亦不愿执选。《政文录续编》既为鹰若^②所选,故书札亦归彼选最宜矣。

先师著作刊成丛书者,第一次为康心孚^③排印本,其后龚未生^④又刊成丛书,木刻于浙江图书馆,若以定价而论,妄人亦可疑为贸利,然先师无此狭隘之见也。丛书续编写刊最精而又精印,费资稍多,当时在北平诸弟子

①徐复(1912-2006),字士复,一字汉生,号鸣谦,江苏武进人。192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先后师从黄侃、章太炎。1936年后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所”任教。曾任教于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校。历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之一、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等职。

②孙世扬(1892-1947),字鹰若,浙江海宁人。在北大上学时师事黄侃,后任章炳麟的家庭教师兼秘书,后入章炳麟门下。抗战后,孙世扬全力保护章炳麟的手稿及其他珍贵资料,见证人质大德。

③康心孚(1884-1917),名宝忠,号连窘,字心孚。陕西城固人。早年留学日本,为章太炎门生之一。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自编社会学讲义,以介绍美国社会学家F. H. 吉丁斯的社会进化论为主,着重阐发其“同类意识”的概念。是我国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学者。

④龚宝铨(1886-1922),原名国元,字未生,号薇生、味荪。祖籍上海南汇,出生于浙江秀水(今嘉兴)。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1900年肄业于秀水学堂。1902年留学日本。1912年后任浙江图书馆副馆长、馆长,刊印章太炎的《章氏丛书》。晚年精研佛学。

每人出百金,原议印成各人取十部,餘书及木板均送归先师。此事吴检斋^①经手,然当时弟子七八人所捐不过七八百金,而精写精刊精印所费殆近二十金,皆为检斋垫付,彼不谋於众,斥卖百餘部收回成本,亦堪原谅,而版片迟迟运苏,亦彼之咎。然谓为贾利,恐亦未必然也。作事难,批评易,诸事皆然。专此敬复,顺颂

道安

弟朱希祖敬上,廿八年七月卅一日。

据信末落款,知此札作于1939年7月31日,是日《朱希祖日记》^②记载:“午后写孙鹰若、潘景郑、朱铎民信,……铎民处解释先师书札选刊意见歧异之疑。”应即此信。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朱希祖、朱镜宙等均避居陪都重庆。

信中所及“适抱微疴”,据《朱希祖日记》1939年7月17日载:“自六月五日因痔疮初发,静卧七日,以期自然疗养以来,精神萎靡不振,不看书,不写字,日日思卧,颇近颓废。”与信中所提相符。

信中所提“先师信稿誊正本”,即经徐复、沈志翔抄录的《章太炎书札》,共录书六十五通,分为上中下三册抄本,书札的时间从1914年至1936年,内容比较广泛。上册为沈志翔、徐复校注;中下册为徐复独校。

章太炎去世之后,抗战爆发,朱希祖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章氏国学讲习会迁至上海,章太炎的一批重要手稿,由国学讲习会孙世扬保管。对这批国之瑰宝,朱希祖担心其毁于战乱之中,希望孙世扬能将其送重庆付印。朱希祖曾与孙世扬密切通信,商讨解决此事:

1937年12月,孙世扬寄信朱希祖,言明书信及文稿已由苏州携至武昌。但朱镜宙等人以为武昌亦非安全之地,于是请朱希祖写信给孙世扬,请其将文稿等带到重庆以备集资印行^③。随后孙世扬回信,说章太炎的文稿决定在汉口付印^④。但朱镜宙与朱希祖仍然希望孙世扬能将全部手稿送到重庆,以避危险。朱希祖在致孙世扬信中说:“先师手稿,一生心血所寄。兄弟不避艰险,携走武昌(时从苏州危城出),籍得保全,功绩甚伟。然武昌亦非安全之地。此项手稿,世间瑰宝,兄弟彻始彻终,善为拱护,置之巩固之地,方为正道。此间同学及先师故旧,殷望兄携之入川,……来电谓:先将诗文部就汉上付印。万一付印将半,而汉上紧急,进退维谷,不如径赴此间付印,较为从容安全。且此间同学较

^①吴检斋(1884-1939),名承仕,安徽歙县人。23岁获殿试一等第一名,即清代最后一位状元(当时称朝元)。1927年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国民大学等校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并创办《文史》杂志等,主要从事学术研究。是近代著名法学家、古文字学家、教育家。据史料记载,“吴承仕检斋,亦太炎门下士,而笃守古文家法,最忠于余杭者也,”被誉为“章太炎的大弟子”。

^②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第1070-1071页。

^③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第833页。

^④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第839页。

多,集资较易,襄校亦便。诗文之部固当先印,然书牋及论医之作,亦可同时付印不宜作为缓图。以此之故,极望兄速行赴渝。”^①孙世扬则复信言:“先师章太炎先生一切手稿,凡已刻入丛书者,其稿皆在章夷吾处;其未刻者,皆在彼处。此次选诗文两部,急付石印,已在汉口付印。其余杂稿,拟邮寄余处,托余保存。重庆亦非安全之地,此责实难负荷,且邮寄途中亦不无危险,万一遗失,何以对人。忧虑无已,只好待其寄来,再行设法妥为保存。”^②之后不久,4月间朱希祖先后收到孙世扬寄来的《章氏丛书》、《太炎文录》等集。

1938年4月21日,朱希祖收到孙世扬寄来的太炎先生书札数百通,7月9日又收到一批太炎先生书札数百通。随后朱希祖即走访康心如,商量集款印先师书札事^③。11月24日又走访朱镜宙,商量集款印先师书札。在共同编理书札目录后,将这批书信交由徐复、沈志翔整理,至1939年1月完成抄录工作。

据信中之意,朱希祖认为“书札一类去取既难满人意,多刊则近滥,少刊则招怨”而不愿执选,认为交由孙世扬选是“最宜”的。这批书札因种种其他未知的原因为最终没有印成,但可从中看出章门弟子对章氏著作的重视程度。之后这批书札为朱镜宙所得。朱镜宙去台湾前,把他所收藏的图书、文物、字画赠送给籀园图书馆,《书札》现为温州市图书馆所收藏^④。这些书信先后于解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陆续在有关杂志上刊登发表。

信中所提“先师著作刊成丛书者第一次”,应即康心孚排印本《章氏丛书》。然而此本《章氏丛书》(共两函,24册)出现了校稿不精,错乱百出的现象,章太炎对此表示非常的不满。他于1915年11月11日致书龚宝铨:“所说《丛书》已竣,寄上一部,是否亲见,抑系闻之?通一亦是大意人,需实见其书,实见其寄,乃可凭信,不然则是一时搪塞之计。又《检论》等原书仍需取还,如有删改,原书具在,可以自印也,千万勿疏为要。”^⑤12月19日又致书龚宝铨书:“心如处款果如何?闻彼又拟再版,而此书错乱百出,校亦难清,已书致通一,令将原稿归足下处。大抵心孚兄弟性本欺诈,果于赖债,今即使彼再版,必不如数交款,而书终非精校,进退无益也。若二千之数绝无眉目,宜直往取书,断不可稍带客气也。今时所要者,首在自述其志,志愿成遂则足矣。”对丛书的“错乱百出,校亦难清”很是不满,直指乃康心孚兄弟“性本欺诈,果于赖债”所致。

①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第840-841页。

②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第851页。

③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第908页。

④张宪文:《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未刊书札辑录》(上),《文献》1991年第2期,第199-211页;张宪文:《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未刊书札辑录》(下),《文献》1991年第3期,第180-193页。

⑤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505页。

于是1915年12月23日,章太炎再致书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龚宝铨,嘱其将《章氏丛书》交浙江图书馆木刻刊行。直到1919年6月,《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刊本出版,刊印最精,收录较多。较1915年上海右文社铅字排印本增加《齐物论释》重订本,《太炎文录补编》、《蕲汉微言》三种。《文录》也略有删革,如《文录》二删去《时危》四首,《别录》三删去《读佛典杂记》^①。

二

铎民先生左右:

两接大札,并附贵族谱序等,委疏朱氏郡望源流,适抱贱恙,三月未能视事,遂稽裁答。顷又赐笺,约二十五日驾莅敝寓,敝寓现暂迁和平路一百九十九号,祈不必至南岸,下星期二当至歌乐山面晤。专复,敬颂

时绥

弟朱希祖敬上,一月廿二日。

信中“敝寓现暂迁和平路一百九十九号”一句,据《朱希祖日记》1940年12月21日记录:“上午收拾行李,午后二时馀乘滑竿至海棠溪渡江,再乘轿入新迁屋,在和平路一百九十九号,旧通远门至圣宫一号。”以及信的落款时间上来推断,此信应当写于1941年1月22日,但查阅《朱希祖日记》中1941年1月的日记发现,1月份的日记只写到17日就断档了,紧接着就跳到了27日,故无法对信中所说之事进行比对、考证。

信中所提“贵族谱序”,应是朱镜宙写札请朱希祖为其宗谱作序,而朱希祖迟迟未动笔,1941年10月25日,朱镜宙曾写信催其作序,“收朱铎民自自流井来信(催作其宗谱序)。”然而不知何故,朱希祖一直都未动笔。直至1943年1月20日“朱铎民自自流井来,一请作《乐清朱氏家谱序》”,于次日夜朱希祖才着手检寻资料,开始动笔。《朱希祖日记》1月21日,“夜,检寻朱铎民家谱稿件并旧考朱氏得氏原始笔记”。2月3日,“为乐清朱铎民撰《瑶川朱氏宗谱序》,至夜始成”。2月5日,“修改《瑶川朱氏宗谱序》”,3月5日“将写朱铎民信,并附去《瑶川朱氏宗谱序》”。3月10日,“上午写朱铎民信,附去《瑶川朱氏宗谱序》一篇”。至此朱希祖才完成了朱镜宙二年多前所托之事。

信中所提“朱氏郡望源流”应即朱希祖所撰《朱氏源流考》,据《朱希祖日记》所载,历经多次撰写、修改及誊写,于1943年1月22日至2月2日间完成。2月7日,朱希祖“写大儿信,嘱彼设法油印《朱氏源流考》上中下三篇”。其间朱希祖曾于1943年1月26日写信给朱镜宙,汇报《源流考》的进展,“言《朱氏源流考》上已撰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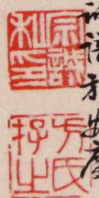
作者工作单位:万 军,温州大学图书馆民俗特藏阅览室

陈伟欢,温州博物馆

^①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05页。

禹湯文周孔孟而近乃統於周張程法性同學致廣大
而盡精微極高而而道中庸凡異端由此支離駁執
之說皆析之極其微而守之極其正著為文章發為事
業者固不為害而有光輝道統之信章矣啟其端朱子
盡其蘊真不謂集序儒之大成而足稱繼志述事之
達者也當時得此正信者黃勉參真西山文則許魯齋
劉靜修明則薛靜軒相承於張楊園近時則有羅忠
節徐文瑞吳竹水信即是皆能確守其學者為數好子
朱子書當由此而擴充之自克齊孔孟之正信也信以反

歷代諸大儒之言行皆日浸淫於其中蘊之為德行為
為事業以如不墜 竊之先生之學斯即謙謙未遑不
敢自居於達者之列其亦不謂著述為弟子者乎朱子之
信實誠實為王白田所撰年譜最詳且精而所輯朱子端
其如家傳一冊尤不以此為是子此朱子之學者不之不
考也夫光緒七年庚子十月桐城方宗誠識於歙廬



文見第 131 页

人意多利則近濫少利則招怨故弟亦不願
執選政文錄續編既為臆若所選故書札
亦歸彼選最宜矣先師著作刊成叢書者
第一次為原心字排印本其後叢書未生又刊成
叢書本刻於浙江圖書館若以定價而論
妄人亦可疑為買利然先師無此狹隘之見
也叢書續編寫刊最精而又精即費資
稍多當時在此平諸弟子每人出百金原識

國立中央大學

即成各人取十部餘書及本版均送歸先師此
事吳檢齋經手然當時弟子七八人所捐不
過七八百金而精寫精刊精印所費殆近中
金皆為檢齋墊付彼不謀於斯斤賣百餘部
收回成本亦堪原諒而版片遽運蘇亦彼之咎
然謂為買利恐亦未必然也作事難批評易
諸事皆然真此敬復順頌

弟朱希祖敬上 庚午七月廿日

國立中央大學

文見第 145 页